

## 第柒章 結論

北魏從道武帝建立國號起，至孝文帝時皇權的伸張；又其皇位的繼承，由部落游牧性格的兄終弟及，轉變為農業性格的父子相承，皆得自與漢族間的「涵化」，象徵著少數民族入主中原，面對統治困境所作的調整。孝文帝親政後，大步漢化，政局因之變化，其漢化的努力正是國家、民族危機的開始，意味北魏逐漸淪喪其民族精神。究其因：在於其漢化改制立意雖善，卻忽略從政策蘊釀到具體落實是需要時間沉澱；徒有抱負，卻漫無章法；趨於近功，卻缺乏折衷、包容；雖藉皇權得有「漢化」外表，卻忽視儒家潛移默化之實。致太和後期一方面積極推動漢化，大興土木營建新都，卻又大舉南伐，在淮河一線與南朝多次交戰，致國無寧日，百姓窮於征役，忽略治國如御舟，須順水性，使國家陷入動盪不安。

孝文帝遷都洛陽，歷來學者多主漢化說。事實上，獻文帝乘劉宋內亂，「大啓南服」，取青、徐四州及淮西七郡。隨疆域擴展，與南朝衝突日甚，已非侷促在塞北的平城所堪負荷。且為統治廣大漢民所須，遷都行動迫在弦上，其地點不過是洛陽與鄴城的選擇。按是時天候異常，亦是促成遷都之因，反較為後人所忽視。隨後連續三次對沔淮流域的軍事行動，雖能穩定南陲安全，孝文帝卻因疲以奔命，死於征途。繼之宣武帝賡續南進，空有立足天下之志，卻無經營江北之方，先敗於鍾離；後潰於朐山，國勢為之中衰。孝明帝時，元叉、靈太后相繼擅權，政出私門、天災人禍，在蕭梁挑釁交相衝擊下，南北失衡，當六鎮亂起，不啻敲響北魏喪鐘。河陰之變，人物殲盡，重創孝文帝以來的胡漢門閥，造成北朝權力斷層，時政權屢有興替，卻暴露出無法有效統治的事實。

高歡以六鎮兵民起家，領導懷朔豪強葦路藍縷，逐鹿天下，共創新局。其間歷經廣阿、鄴城、韓陵和晉陽等戰，將驍勇善戰的尔朱兵團納入麾下，展現不凡的軍事才能。他以武力長才之懷朔北鎮武人與行政長才之山東豪族、士人作為霸府骨幹，顯示其信都建義時，兩者間的地域結盟。其晚期有著政治交班的考量，以軍事強人的統治格局並不適合年輕的高澄，故先讓其在鄴城立威，藉整肅貪殘為名，制壓朝中權貴、孤立東魏宗室，以收攬人心，頗見成效。故其霸府府佐擺脫以征戰為主的懷朔勢力，逐漸以山東士族為重，建立以治國為導向的執政團隊。得以在權力交替之際，靈活因應，先擊潰梁蕭淵明大軍，再逼使侯景亡命江南，又生擒西魏名將王思政於潁川，建立不世之功。

自魏晉南北朝起，因皇權不振，霸府與霸朝政治為是時之常態，成為權臣篡弑，改朝換代之必經，從曹操首開霸府濫殤，直至楊堅篡周為之終。權臣假禪代之名，行篡弑之實，顯示它仍受世俗觀念所拘。所以禪代的時、空因素至為重要，就時間而言：若霸府所歷時代，原帝室已立朝多年，深植人心，將使霸府禪代大為不易，須待韜光養「勢」，抑或克定大功，終成其事。若罔顧時勢，強而取之，得之也易，失之也速，證之以南朝諸代殘酷殺戮，篡弑相循為例；再就空間而言：從霸府與朝廷位置，可以分析權臣意圖。當霸府與朝廷如影隨形，恐其脫離掌握。證之以北周末年，楊堅立霸府於長安正陽宮，牢牢掌握靜帝為例。初，尔朱榮雖

握有實權，唯帝室威望猶在，在缺乏時間經營與「威勢」培養，致其身殞孝莊之手。繼起之高歡、宇文泰汲取教訓，對虛位的帝室，給予足夠的尊重，互不越雷池，則相安無事。惜高澄、西魏廢帝、北周孝閔帝不識箇中奧妙，致衍刀光之災。

東魏的兩都制，有著分工之效：晉陽為北鎮武力所聚、鄴城是山東文士所匯。緣因屬性關係，兩者無法匯流，時有牴牾，成為政權之隱憂，亦是婁昭君長期坐鎮晉陽之理。學界對婁昭君僅注意她左右北齊皇位繼承，卻忽略其對東魏、北齊政治的影響。按她以大家長身份，完成高歡「改朝換代」的遺志，將高澄猝死的衝擊降至最低。或有認為她阻止高洋的「禪代」，並以高澄立威多時，已具備君聲望，絕非高洋所能及等。事實上，設若婁氏反對，高洋又如何能圓皇帝大夢。果不其然，高洋即位後的前期，為樹立威望，風塵僕僕於征伐，忙碌碌於興革，卻始終無法突破關隴、江南僵局，頹廢喪志，最後死於酒精中毒。婁氏基於「立長」、「立賢」的考量，親立高演、高湛兩帝。也由於高殷被廢，埋下帝位繼承的不確定性，朝野因之內耗，導致大量宗室、勳貴被殺。惜婁氏一死，在高湛父子「怠政」下，恩倖勢力得以形成，操縱朝政，政風敗壞，國勢為之一衰，足見高齊滅亡，敗在其人，亂在其政。

霸府伊始，宇文泰引入山東士人、關中耆望充為霸業骨幹。其屬佐來源與勢力拓展息息相關。初，西魏勢弱，以抵禦外侮、安定關中為前提，亟須武力支撐，則以具軍事長才為優先：如北鎮武川人、隨孝武帝入關之禁衛武力與賀拔岳、侯莫陳悅軍團餘眾為主；隨高歡挾優勢兵力分由河南、河東等地來攻時，則府佐出身，逐漸以河南、河東望族替代之，著眼經營兩地之戰爭面，對遏止東魏入侵，成效卓著；當邙山慘敗後，有著國力再造、厚植軍需考量，則關中豪族、隴西(西州)著姓逐漸嶄露頭角，對政權有著脫胎換骨之效。由於策略正確、用人得當，終能凌駕東土，威逼南域。故其霸府不僅是執行「新政」的中樞，更是由弱趨強，人才生生不息之源。

作為劃時代的府兵制，始創於西魏宇文泰，成熟於北周宇文邕。緣於邙山兵敗，西魏被迫大規模軍、政改革，關中豪族進入政權，府兵制體系得以建立。為打破門第、派系，宇文泰藉賜姓、復姓等措施，來增強軍士對軍將、朝廷的向心。其初期在泯除種族隔閡、凝聚共識、保家衛土上，展現出高度的靈活性，使西魏立於不敗之地；相對在曠日遠征上，則易見鈍重與疲態。雖然國勢得以茁壯，實力猶不足於突破對峙，仍待雄主宇文邕之政、經變革與在滅佛中，取得充沛資源。還必須靠對手陣營的內耗，加上齊後主在晉州會戰的兒戲等配合。否則鹿死誰手，未見真章，足證「良法」的遂行，首在「人治」。這支新興武力，改變北魏末年軍隊的混亂雜揉，雖不足以盡滅東敵，但已由自立、自保的防禦體系，轉而能在統一大道與敵競逐。關隴武力得以形成，集體意志得以體現，其間容有挫折，終成勁旅。

軍制之良窳，關係著國勢之強弱、民生之禍福者至深且鉅。東魏、北齊軍事組織始終分京畿兵（中軍）和州兵（外軍）兩個系統，由領軍、行臺僕射或管轄數個州的大都督分別統領，沒有專設的軍府，所以「府兵制」在東魏無法產生。

其軍隊給養由皇朝給予「常廩」、「常賜」，演變至北齊後期的地方籌派；而西魏、北周則是由將士自籌走向皇朝支給。齊兵士的訓練、校閱，也不像西魏、北周的積極訓練，府兵之所以成爲勁旅，與勤於講武教戰有關。

周武帝統一天下志向是由隋文帝所體現，平定突厥是由唐朝李世民父子所完成，然兩者皆淵源於東魏北齊、西魏北周，承襲自五胡十六國以來胡族所建立的國家。是時，是一個篡弑相尋、權臣當道的時代，各朝創立時，無不冀望長治久安，繼而平服北方，問鼎中原，然事與願違，往往失敗者多。觀其理：爲政者能體時務者存，悖時勢者亡。探討北朝末年東、西勢力分合，玉壁、洛陽屢爲武力所交會，顯現黃河與河東、洛陽等地的重要關係。按「表裏山河」的關隴、并州不祇是地略的重要，更是軍民面對外患，凝聚共識，轉化成一致對外的精神表徵。何以西魏、北周得以勝出，在於其能藉廟堂之算、形勝之地、胡漢交融、嚴法治世、寓兵於民，發展出生生不息的戰力，終成統一大業。

同出尔朱餘黨，地分關河、權限東西的武人政權，爲爭奪北朝正朔，屢肇戰端，展開捭闔縱橫的征戰序幕：初，東魏承繼尔朱榮大部勢力，故多採攻勢。西魏在小關、沙苑等戰，藉兼程機動奇襲，大勝對手，得以立穩根基，從此高歡不敢西入；東魏記取之前失敗教訓，侯景在河橋牛刀小試，整暇以待，以一部對抗西魏大軍，使宇文泰先勝後敗，關中陷入兵亂；王思政在河橋戰中脫穎而出，出鎮玉壁，由於高歡輕敵，準備未周，兵困城下，致東魏進行興和年間改革；在邙山戰中，東西兩軍首度大規模會戰，西魏企圖夜襲未成，又遭彭樂鐵騎橫擊，慘敗而歸，暴露宇文泰缺乏大軍指揮經驗，從此未圖東出。高歡爲打破東西僵局，傾國之力，再犯玉壁，由於韋孝寬善守，使高歡心力困乏，鎩羽而歸，汾河南北防線於焉形成。是時，西魏雖藉地形之用與攻守之勢，勝多敗少，卻無法擺脫東強西弱格局。然高歡、宇文泰同出身北鎮戎伍，皆精練於統御、嫻熟於戰陣、擅揚於用兵，可謂並世稱雄。

侯景之亂打破後三國均勢，長社攻守成爲東魏第一大戰，卻爲侯景叛出所釀成的危機畫上句點。王思政被俘竟成政治舞台樣板，突顯宇文泰排除異己與用人的侷限。當高洋完成魏齊禪代，西魏舉兵聲討，惟雙方故作姿態，各取所需，東西疆域始定。時北齊全力南下，兵抵江北，進謀建康，惟進取無方，陷入戰火泥淖。反觀宇文泰能走出邙山兵敗陰影，利用江南大亂，握「跨有荆、益」之利，取江陵，形成東西勢均力敵。北周立，宇文護賡續宇文泰經略路線，結好突厥，聯手攻齊，西攻東守情勢於焉形成。齊對外轉採守勢，與陳友好，內部展開河清政改。當周再度兵叩洛陽，惜宇文護御兵不整，大敗而歸，多年戰爭儲備付之一炬。又因納華皎事，周、陳交惡互攻；齊伺機於南北邊境興戎，精銳盡出，以攻爲守，幾使宇文護無法招架，權勢喪盡，賴宇文憲等全力周旋，齊以小勝作收。由於雙方內部爆發政爭，權臣悍將先後被誅。是時，雙方交手頻繁，惟周多以敗作收。

初，阿那瓌憑藉著對中原政權的熟稔，能東、西逢源，歷久不衰。其在位三十年，忽略漠南本爲「四戰之地」，須謹慎持國，對突厥新興勢力的興起，不可

輕忽以待，然瓌卻「忘戰必危」，致國滅家亡。按柔然被擊破的同時，江南正逢巨變，高洋貪圖有機可乘，忽略柔然的緩衝角色，任其自生自滅，使瓌子菴羅辰被閒置近年。當柔然瀕臨滅亡，理應在北齊庇護下，調養生息，以觀後勢。然菴羅辰反自行叛出號召餘眾，其結局可知。柔然滅亡帶給北齊是：強橫的突厥夢魘與沉重長城的構築。突厥記取柔然失敗教訓，使可汗產生，傳賢不傳子，勢力得以驟起。木杆及其弟他鉢可汗統治時，勢力最為強盛，利用南方諸國爭勝，分化操控。當周、突厥聯軍攻齊慘敗後，周人體認出突厥其內部雜亂，虛張聲勢、戰力不強。北齊也持相同看法：即突厥所造成財貨危害遠不及北周嚴重，而後者威脅才是致命的。職是之故，北周武帝放棄借助突厥的想法，憑恃己力統一北方。惟周與突厥聯盟過程中，由於楊忠涉外經驗的傳承，得以培養出日後隋、唐經略西域的人才。然突厥眾而不整，惟利是視，突顯是時周、齊屢以財貨爰引外族的尷尬。

東西方政權對待佛教的態度明顯不同：如齊曾命釋僧稠赴鄴，「教化羣生」，舉國耽於佞佛，僅在文宣帝時頒《問沙汰釋李詔》與後主時曾向僧尼徵稅等，宣示意義重於實質限制。而周由於受宇文護執政影響，故武帝在天和年間拋出三教論談議題，又鼓勵儒生表達意見，並積極參與「論談」，其用意除試探眾方（佛教界）意見外，並有消弭宇文護猜忌之意，同時思索佛教在國家的定位。隨著宇文護被誅，為著眼於富國強兵，加上天和年間的論談並未形成共識，使得武帝對佛教的態度趨嚴：因此建德年間的三教論談不再是討論佛教定位，而是如何在維持政權的穩定下，降低教團的反彈，並以「論談」結論作為廢佛依據，將其龐大的資源轉為國有。因經長時籌畫，純以經濟考量、政治運作，也未行誅戮，並同時禁斷佛、道，使得阻力大為降低。在雷厲風行下，得以完成宗教、社會變革，卻因而失去廣大民眾支持，其敗也速。

韋孝寬身處邊防多年，體察時勢，疏陳平齊策略，以示忠忱，建議的攻擊路線由傳統兵出河南改由河北突出奇兵。〈平齊三策〉的出現，其實是北周朝野共識下的產物。惜武帝初縮兵符，且罹病新復，傾向穩紮穩打，選擇四平八穩，進可攻、退可守的路線，未用其策。從攻齊失敗中，武帝揚棄東進洛陽的想法，將攻擊路線改由河東，經平陽北取晉陽，顯示作戰思維的變更更有其鈍重性。是時，州刺可開府自辟僚佐，幾為士族釋褐之道，與敵接壤之邊州刺史尤為美職，除能出將入相外，其僚佐之職更是權貴子弟所注。然後三國時期，武人殉節者少，觀望者多，尤以楊堅篡北周為最，應是當時風氣使然，卻也是北朝士族多年在胡人政權中，所培養的仕宦之道。

北周武帝執政時，對內面對霸府執政之諸多弊端，展開系列政經興革；對外聯陳擊齊，在吳明徹北伐，規復江北，威脅淮南之際，大舉挺進洛陽，卻兵困金墉、河陽，面對敵軍增援，宇文邕怒急攻心，舊疾復發，主動退卻。周雖逐漸掌握戰場優勢，卻苦無對策擊敗對手，故改弦易張由河東北進攻齊已形成朝野共識。翌年周師再舉，一舉北奪平陽，迫齊決戰，乘高緯紈袴心態，窮追猛打，致齊一敗塗地，欲振乏力，而晉陽一戰頓成北齊殘餘勢力迴光返照。

北朝兩位明君：一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(467-499，33 歲)；一是北周武帝宇文邕(543-578，36 歲)，兩者年齡相若，出身背景類同，皆成長於權威陰影：一是太皇太后聽政；一是霸府執政，故為虛位君主，蟄伏多時，個性沉穩內斂，能利用有限權力實施改革。俟掙脫束縛，即大展抱負，由於缺乏權力制衡，執政宛若脫韁野馬，不知進止，與民休息。兩人皆有病兆，理應善加調息，猶抱病從戎，至死方休，所遺建國大業，子孫無法承擔，形成國家困境。分析武帝病因：對照《周書》所載，應是罹患中風，其第二對腦神經（受損則眼瞎）、第四對腦神經（會有眼皮下垂）、第五、七、十二對腦神經受損。致在決戰過程中，多有遲疑畏怯等現象，極有可能是罹病後，自信心不足，面對強敵並無致勝把握，不敢冒然再圖，幸賴近臣謀士居間諫止、鼓舞，信心油然而生，終能一鼓作氣，完成北方一統大業。

北朝末期東西歷次戰爭(531-577)之結果及其影響總結表列如次：

戰事	結 果	影 響	備 考
<b>東西分立</b>			
<b>廣阿之戰</b> (531.6)	高歡反間分化對手，置之死地而後生，掌握北朝最為精銳的尔朱兵團，奪取北魏政權。	尔朱餘黨分立東、西魏	高歡與山東豪族聯盟
<b>韓陵之戰</b> (532.3)			
<b>東強西弱</b>			
<b>小關之戰</b> (536.12-537.1)	宇文泰以寡擊眾、機動速決取勝。	高歡不敢西入。 西魏取得河東，立於不敗之地。 府兵制雛形出現。	535 年西魏行二十四條新制 535-540 柔然與西魏和親 540-545 東魏與柔然和親
<b>沙苑之戰</b> (537.8-537.10)			
<b>河橋之戰</b> (538.7-538.8)	宇文泰首次指揮大軍作戰，先勝後敗。	西魏大軍進退失止，軍紀整飭。 侯景牛刀小試。 王思政脫穎而出，出鎮玉壁。	
<b>第一次玉壁之戰</b> (542.10)	高歡輕敵，準備不足，兵敗城下。	以玉壁為主的汾河防線出現。 連年兵損，雙方展開政改。	541 年西魏行新制十二條 東魏高澄興和改革
<b>邙山之戰</b>	東西魏首次大規模會戰	宇文泰被迫大規模軍、政改	

(543.2-543.3)	西魏損失慘重，無力東出。	革，關中豪族進入政權。 府兵制體系建立。	
<b>第二次玉璧之戰</b> (546.9-546.11)	高歡望城興嘆，智力皆困，病歸身亡。	從此東魏、北齊不再南下河東，兩方對峙形成。 韋孝寬一戰成名。	西魏政府組織再造，以望族統鄉兵。 汾河南北防線形成
<b>東西勢均力敵</b>			
<b>長社之戰</b> (548.4-549.6)	東魏是最大贏家，順勢南抵淮南。	長社攻守為東魏第一大戰，是侯景叛出所形成危機之句點，高澄改朝換代時機成熟。 王思政成為雙方政治舞台樣板，虛其職、榮其位。暴露出宇文泰排除異己與用人的限制。	驅逐侯景，形成江南十年大亂。
<b>高洋稱帝宇文泰東征</b> (550.7-550.11)	雙方故作姿態，各取所需，東西疆域始定。	宇文泰由邙山陰影走出。	552-555 北齊大修長城
<b>高洋欲行西征</b> (554.9)	宇文泰不出。齊全力南下，兵抵江北，進謀建康。	北齊逐漸陷入南北戰火泥淖。 551-554 年西魏謀定而後動，握「跨有荆、益」之利。	西魏平江陵 555 柔然族滅
<b>西攻東守，周多以敗作收</b>			
<b>周、突聯軍晉陽之戰</b> (563.9-564.1)	突厥「好貨利」，被東、西政權看穿。	周發覺突厥並不可恃，始懷獨力滅齊之心。	齊河清政改，對外採守勢，與陳友好。
<b>宇文護洛陽之戰</b> (564.10-564.12)	齊精銳盡出，周多年戰爭儲備付之一炬，須另起爐灶，東山再起。	宇文護節制無方，大敗而歸。	
<b>宜陽、汾北之戰</b>	齊南北興戎，以攻為守，晉陽武力餘威猶在，以小勝作	宇文護拙於應付，權勢為之一頹。	567.4-570.7 周納華

(569.8-571.6)	收。	南北奔戰使周新一代武力骨幹浮現。	皎，與陳互攻。 565.2-568.3 周突聯姻議起 陳謀與齊伐 周末果。
<b>周陳聯手擊齊</b>			
<b>周武帝伐齊之戰</b> (575.8-575.9)	周外交攻勢奏效，與陳互為聯盟，協力攻齊。 武帝怒急攻心，舊病復發，為保存戰力，主動退卻。	周逐漸掌握戰場優勢，卻苦無對策擊敗對手。 對內面對宇文護執政諸多弊端，展開系列政經興革，釋放奴隸與雜戶，並毀佛、道，以增編戶，廣實國力。	572.8周陳合從圖齊 573.3陳吳明徹北伐，略江北，威脅淮南 574.7武帝寢疾
<b>周滅齊之戰</b> (576.10-577.1)	平陽會戰，齊一敗塗地，欲振乏力。 晉陽之戰是北齊勳貴勢力的迴光返照。	改弦易張由河東北進攻齊，已成為周朝野共識	